



第七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26(a)

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地位

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6/141](#) 号决议提交的，概述了包括在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暴力侵害移民女工、包括家政工人和照护工作者问题方面的现状以及前述决议执行情况。报告介绍了会员国为解决这一问题并确保保护移民妇女人权采取的措施和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展的活动。报告最后提出建议，供今后采取行动。

* [A/78/150](#)。

** 由于提交办公室无法控制的技术原因，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处理。



一. 引言

1. 大会在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第 76/141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结合会员国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的最新资料、各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涉及移民女工境况的报告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相关来源提供的资料，就包括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暴力侵害移民女工、包括家政工人和照护工作者问题和前述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的分析性专题报告。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1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

2. 本报告纳入了 27 个会员国、¹ 1 个区域委员会² 和 6 个联合国实体或专门机构³ 提交的材料。报告借鉴了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最近调研和报告、人权条约机构的结论性意见、一般性建议和评论，以及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报告，以应对所有公私领域暴力侵害移民女工问题。

二. 背景

A. 数据和趋势

3. 虽然仍然缺乏按性别分列的关于移民女工经历的综合数据和性别统计，但据估计，妇女占 2.81 亿国际移民的 48%，⁴ 占全球 1.69 亿移民工人的 41%。⁵ 所有移民妇女中约有 13%从事家政工作，⁶ 绝大多数(81%)家政工人仍从事非正规就业，没有社会或劳动保护。⁷

¹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白俄罗斯、贝宁、布隆迪、佛得角、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科威特、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

²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³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开发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妇女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⁴ 《2020 年国际移民情况概要》，(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⁵ 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关于国际移民工人的全球估计：结果和方法》(日内瓦，2021 年)。

⁶ 国际劳工组织，《移民工人和移民家政工人全球估计：结果和方法》(日内瓦，2015 年)。

⁷ 劳工组织，《实现家政工人的体面工作：〈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通过十年后进展和展望》(日内瓦，2021 年)。

4. 许多国家没有按移民或就业状况分列犯罪和暴力数据。⁸ 虽然估计三分之一妇女在一生中会遭受人身暴力和/或性暴力,⁹ 但却没有关于移民妇女的数据,更不用说移民女工了,尽管这一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她们作为移民和妇女面临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¹⁰

5. COVID-19 大流行以及粮食不安全和极端贫困加剧对移民女工的影响尤重。这对于家政和照护工作者以及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她们的合同往往无保障,没有带薪休假,也不能在自己家工作。¹¹ 这加剧了性别暴力风险,其中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和心理暴力、强迫劳动、贩运和骚扰。¹² 根据劳工组织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过去五年,40.7%的年轻移民妇女在工作中面临某种形式的暴力或骚扰,而非移民妇女的这一比例为26.8%。¹³ 移民妇女遭受暴力和骚扰的可能性也高于男性8.7个百分点,也更有可能遭受心理暴力和骚扰。¹⁴

6. 妇女移民可能是为了摆脱限制性的性别角色,这种角色限制了她们参与家庭和公共生活,限制了她们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为寻找工作机会而出走的妇女往往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¹⁵ 还有一些妇女离开可能是为了逃避因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导致的针对性别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包括有害习俗和性别暴力。寡妇面临的经济困难和遭受性别暴力的脆弱性尤重,¹⁶ 她们可能会因为遭遇排斥、强迫婚姻和土地被剥夺而移民。¹⁷ 战争和冲突、¹⁸ 环境退化和灾害等其他因素往

⁸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Migrants: Criminal Justice Measures to Prevent, Investigate, Prosecute and Punish Violence against 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o Protect Victims* (2015年, 维也纳)。

⁹ 世界卫生组织,《对2018年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发生率的估计: 亲密伴侣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全球、区域和国家发生率估计以及非伴侣性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全球和区域发生率估计》(2021年, 日内瓦)。

¹⁰ 妇女署,“From evidence to action: tackl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migrant women and girls”, 政策简报, 2021年。

¹¹ 妇女署,“指导说明: 应对COVID-19大流行对移民女工的影响”, 2020年。

¹² 妇女署,“From evidence to action”。

¹³ 劳工组织, *Experiences of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at Work: A Global First Survey*(日内瓦, 2022年)。

¹⁴ 同上。

¹⁵ J. Hennebry, J. Holliday and M. Moniruzzaman, *At What Cost? Women Migrant Workers,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纽约, 妇女署, 2017年); Lan Anh Hoang and Brenda S.A. Yeoh, “Breadwinning wives and ‘left-behind’ husbands: men and masculinities in the Vietnamese transnational family”, *Gender and Society*, vol. 25, No. 6 (2011年12月)。

¹⁶ 见第76/252号决议。

¹⁷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妇女署,《实现妇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源权利》,第二版(纽约和日内瓦, 2020年)。

¹⁸ 移民组织, *A Region on the Move 2021: East and Horn of Africa* (日内瓦, 2022年)。

往会增加移民妇女人数，所有这些都会产生性别方面的影响，其往往对妇女影响尤重，增加妇女遭受性别暴力的风险。¹⁹

B. 信息和数字技术

7. 缺乏关于安全和正常移民的信息，也没有机会获得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前培训，意味着许多妇女对自己的权利或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义务没有适足了解和认识。使用非正规渠道移民的妇女往往更少有机会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在技术获取、连通性和数字素养方面的性别差距加剧了这一情况。在全球离线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过高且日益增加，为 18%，而 2019 年为 11%，而且女性拥有手机的可能性较男性低 12%。²⁰ 虽然缺乏关于移民妇女数字包容方面的可靠分类数据，但许多人可能无法上网，特别是在移民途中，但事实上，连通性是提高移民期间安全性的重要工具，可提供实时信息和心理支助。²¹

8. 可获取数字技术固然重要，但也增加了滥用的可能性。移民女工有可能遭受得到技术协助的暴力，包括网络性骚扰和网上辱骂。²² 这一点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可见一斑，当时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用增加，妇女成为攻击目标的风险更大。²³ 网络暴力对移民女工造成了严重后果，影响了她们的健康、福祉和经济安全，还可能转化为面对面暴力。²⁴ 技术还被用于敲诈勒索，并将偷运者实施的性暴力散布到移民妇女社区，进一步羞辱和贬低她们。²⁵

9. 移民女工遭受贩运的风险更高，²⁶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称，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受害者中有 64% 是妇女，另有 27% 是女孩。²⁷ 人口贩运者以技术为武器进行剖析、招募、控制和剥削，这种情况在疫情期间增加了。²⁸ 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可公开获取的详细信息，同时也让人贩子可以匿名，让施害者可以更容

¹⁹ Amelia Bleeker 等人,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in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and Disaster Displacement in the Caribbean*, Studies and Perspectives Serie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加勒比次区域总部, No. 98 (拉加经委会, 2021 年)。

²⁰ 国际电信联盟, 《衡量数字发展: 2022 年情况与数字》(日内瓦, 2022 年)。

²¹ 移民组织, 《2022 年世界移民报告》(日内瓦, 2021 年)。

²² 联合国人口基金, 《让所有空间都安全》(纽约, 2021 年)。

²³ 妇女署, “Online and ICT facilitat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during COVID-19”, 简报, 2020 年。

²⁴ 妇女署,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online space: Insights from a multi-country study in the Arab States”, 摘要报告, 2021 年。

²⁵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被虐待和被忽视者: 从性别角度看严重偷运移民犯罪和应对措施》(2021 年)。

²⁶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21 年)。

²⁷ 《2022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 2023 年)。

²⁸ 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欧警署), “Exploiting isolation: offenders and victims of online child sexual abu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0 年 6 月 19 日。

易招募潜在受害者。²⁹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贩运者最常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性剥削，³⁰ 而妇女和女孩占这些受害者的绝大多数。³¹

C. 移民途中的危险

10. 移民女工面临的风险形式和程度在移民途中可能会因如缺乏证件和/或资金等变动的实力差异而变化。³² 这使无证移民妇女更有可能遭受暴力。³³ 采用偷运者服务的移民妇女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强奸，以及绑架、剥削和身心暴力的程度更高。在移民期间，妇女更有可能更早、更频繁地耗尽资金，因此更有可能遭受性剥削、强迫卖淫和为过境目的的交易性强奸。³⁴ 2016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羁押在墨西哥的妇女中，有 43% 受过勒索，³⁵ 另一项研究调查的移民妇女大多认为性暴力在路途中不可避免。³⁶

11. 偷运和贩运人口是连续统一体，这意味着使用偷运者的移民妇女容易被贩运。据估计，20% 的疑似偷运者与人口贩运网络有联系。³⁷ 与男子相比，妇女遭受贩运者人身暴力或极端暴力侵害的风险是男子的三倍，她们与女孩一起占贩运受害者的大多数。³⁸ 被绑架并关押在仓库(*megazens*)——从北非过境时所用仓库——的妇女报告，她们多次遭到贩运者的性虐待和强奸，³⁹ 并可能面临酷刑以换取赎金。⁴⁰ 在欧洲的一起案件中，一名被告被指控经营非法拘留营，妇女和女孩每天都遭到强奸和性暴力，并因处女身份成为强奸和性暴力的对象。⁴¹

²⁹ 见 [CTOC/COP/WG.4/2021/2](#) 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全球移民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的第 38 号一般性建议(2020 年)。

³⁰ 见 [A/HRC/39/52](#)。

³¹ 《2022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³² Sze Eng Tan and Katie Kuschminder, “Migrant experiences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a critical interpretative synthesis”,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vol. 18, No. 1 (2022 年 6 月)。

³³ 同上。

³⁴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Abused and Neglected*。

³⁵ Anjali Fleury, “Women migrating to Mexico for safety: the need for improved protections and rights”, 第 03/08 号政策报告(巴塞罗那, 联合国大学全球化、文化和流动研究所, 2016 年)。

³⁶ Cesar Infante 等人, “Rape, transactional sex and related factors among migrants in transit through Mexico to the USA”,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vol. 22, No. 10 (2020 年)。

³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孩子就是孩子: 保护流动儿童免遭暴力、虐待和剥削》(纽约, 2017 年)。

³⁸ 《2022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³⁹ Fred Harter, “‘I saw many bodies’: having escaped one conflict, Tigray refugees face new terrors”, *The Guardian*, 2023 年 5 月 15 日。

⁴⁰ Adam Moe Fejerskov and Meron Zeleke, “No Place for Me Here”: *The Challenges of Ethiopian Male Return Migrants*, DIIS Report No. 2020:01 (哥本哈根, 丹麦国际研究所, 2020 年)。

⁴¹ 米兰第一巡回法院, 意大利诉 *Matammud* 案, Proc. N. 333307/16 N. 10/17, Judgment, 2017 年 10 月 10 日。

12. 妇女在移民途中承担了过多的照料责任，如育儿、哺乳或照顾伤病员，这可能会增加她们被偷运者遗弃的风险，减少她们的生存机会，尤其是在危险的非正规移民途中。⁴² 在试图渡海时溺亡的女性多于男性，⁴³ 而孕妇、儿童和老人在偷渡途中跟不上时最有可能被遗弃。⁴⁴ 这种情况在通往加那利群岛的西非-大西洋路线上就有佐证，2021年死在这条路线上的大多数是妇女。⁴⁵

13. 在某些地点，包括某些移民路线沿线、路边和国家边界以及冲突地区和监狱或拘留中心，移民妇女遭受暴力的威胁特别高。⁴⁶ 边境沿线人满为患，生活条件不安全，再加上移民遭遇卡特尔及其最初逃离的施害者的风险增加，这些都为更多性别暴力创造了条件；在墨西哥-美国边境沿线向移民提供社会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中，68%的调查对象表示，受益于其服务者经常遭到强奸和/或性侵。⁴⁷ 虽然移民妇女可能会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在旅途中遭到强奸时意外怀孕，但这并不能防止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传播，而且所作预防并不总是成功的。在欧洲对移民妇女的一项调查发现，17.6%在旅途中做过不安全堕胎。⁴⁸

14. 妇女人权维护者本身可能是移民，她们促进和保护他人人权，包括陪伴移民度过危险旅程，应对基本需求，提供法律援助和医疗援助等服务。然而，由于她们所做的工作，移民妇女人权维护者可能成为从警察和移民官员到参与贩运的犯罪团伙和反移民团体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攻击目标，并遭受这些方面的性别暴力。⁴⁹ 移民会威胁国家认同、和平与安全这种说法长期存在，可能会加剧暴力侵害移民妇女人权维护者行为，这可见于有一股令人担忧的趋势是指控帮助移民者从事犯罪活动。⁵⁰

⁴² Elisa Mosler Vidal and Frank Laczko, eds., *Migration and the SDGs: Measuring Progress – An Edited Volume* (日内瓦，移民组织，2022年)。

⁴³ Kate Dearden and Marta Sánchez Dionis, “How a lack of data is perpetuating the invisibility of migrant women’s deaths”, 移民组织移民数据门户博客，2020年8月24日。

⁴⁴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Abused and Neglected*。

⁴⁵ Estefania Guallar Ariño, “Women and girls on the move: a snapshot of available evidence”, Thematic Brief No. 2 (移民组织，2023年)。

⁴⁶ Tan and Kuschminder, “Migrant experiences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Migrants*。

⁴⁷ Sara Duvisac and Irena Sullivan, *Surviving Deterrence: How US Asylum Deterrence Policies Normalize Gender-based Violence* (美国乐施会和塔希莉司法中心，2022年)。

⁴⁸ L. Reques and others, “Episodes of violence suffered by migrants transiting through Liby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Médecins du Monde’s reception and health-care centre in Seine-Saint-Denis, France”, *Conflict and Health*, vol. 14, No. 1 (2020年12月)。

⁴⁹ 前线卫士、移民事务方案(墨西哥城伊比利亚美洲大学)和全国公民人权组织网络“人人享有所有权利”，*Defenders beyond Borders: Migrant Rights Defenders under Attack in Central Americ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19年)；妇女署，“Recommendations: protection of 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t risk in migration contexts”，2022年11月。

⁵⁰ 移民和庇护问题研究社会平台，“The criminalization of solidarity in Europe”，2020年，第2页。

15. 移民女工返回原籍国时，遭受性别暴力的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因社会观念转变以及对国际旅行的污名化而增加。⁵¹ 一项研究发现，孟加拉国妇女从国外工作回国后重返家庭时担心亲密伴侣暴力行为，并面临大家对其卖淫、性背叛以及被雇主强奸和虐待的臆断。⁵²

D. 在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挑战和风险

16. 暴力侵害移民女工的施害者普遍逍遥法外，这可能会加剧妇女遭受暴力的风险，增加世界各地的贩运率。近年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对贩运者的定罪情况下降了，而在目的地国却越来越多地发现了来自这些区域的被贩运者。⁵³

17. 移民女工面临的多重交叉形式歧视加重了其遭受暴力情况。一项研究发现，变性移民妇女遭受性暴力的风险是男性的 13.5 倍，⁵⁴ 被移民官员拘留的变性妇女面临的暴力风险更高，因为她们往往同男子羁押在一起。⁵⁵ 在南非，非洲黑人移民妇女屡屡成为攻击目标，遭遇因反移民、仇非主义和仇外言论造成的性暴力。⁵⁶

18. 移民女工，特别是家政工人和无正当移民身份者，面临劳动剥削和虐待的风险高。她们因自己的移民身份更有可能接受恶劣的工作条件，这加重了她们遭受暴力、虐待和剥削的风险。⁵⁷ 施害者可能会利用移民女工的不正当身份，通过胁迫、暴力以及威胁逮捕、驱逐出境和家庭分离等手段控制住她们。⁵⁸ 在西欧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妇女的一项研究发现，她们经常忍受强迫性行为，而没有居住证和/或稳定住房的移民妇女遭受这种性暴力的风险更大。⁵⁹

⁵¹ Arjun Kharel and Amrita Guru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labour migration and spousal violence: a study on returnee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Nepal”, *Molung Educational Frontier*, vol. 12, 2022 年 12 月。

⁵² Muhammad Tareq Chy, Md. Kamal Uddin and Helal Uddin Ahmmed, “Forced returnee Bangladeshi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ir social reintegration experiences”, *Current Sociology*, vol. 71, No. 1 (2023 年 1 月)。

⁵³ 《2022 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⁵⁴ Cesar Infante 等人, “Rape, transactional sex and related factors”。

⁵⁵ Laura P. Minero 等人, “Latinx trans immigrants’ survival of torture in U.S. detention: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abuse and mistrea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 Health*, vol. 23, Nos. 1-2 (2022 年)。

⁵⁶ Guy Oliver, “Briefing: South Africa’s ‘Afrophobia’ problem”, *The New Humanitarian*, 2020 年 3 月 11 日。

⁵⁷ Paola Cymant, *No Borders to Equality: Global Mapping of Organizations Working on Gender and Migration* (移民妇女网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2021 年)。

⁵⁸ Laurie Cook Heffron, “‘Salía de uno y me meti en otro’: exploring the migration-violence nexus among Central American wom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vol. 25, No. 6 (2019 年 5 月)。

⁵⁹ Julie Pannetier 等人, “Prevalence and circumstances of forced sex and post-migration HIV acquisi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n migrant women in France: an analysis of the ANRS-PARCOURS ret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stud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vol. 3, No. 1 (2018 年 1 月)。

19. 家政工人，特别是那些无证件或依靠雇主提供住房者，可能由于缺乏信息和语言障碍，或由于担心得不到住所、被终止雇佣、被驱逐出境或受到其他惩罚措施，可能在寻求帮助或报告权利受到侵犯方面迟疑不决。⁶⁰ 在黎巴嫩，接受调查的尼泊尔家政工人中有 68% 不晓得自己有权保留护照，只有少数人(26%)这样做了。⁶¹ 担保制度，如 *Kafala*(担保)制度，使移民女工所处境地更加脆弱，因为她们不能自由进出国家，也不能辞职或改变工作，这迫使移民家政女工要忍受暴力、骚扰以及其他人权和劳工权利遭受侵害情况。⁶²

20. 在家政部门工作的移民妇女面临暴力的风险特别高，这往往是社会孤立和无法获取经济和其他资源的结果。一项调查发现，在阿拉伯海湾国家工作过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家政工人中，50% 以上报告曾受到虐待，特别是工作时数过长、遭到殴打和性侵。⁶³ 债务过多的移民家政工人遭受强迫劳动的可能性是欠债较少者的六倍。⁶⁴ 由于偏远农村地区与世隔绝，农产品系统的移民女工可能同样依赖雇主。对于农村地区的季节工和临时工来说，移民女工遭受虐待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她们往往绑定了雇主或职业介绍所，无法离开去寻找其他工作。⁶⁵

21. 许多移民女工无法获得社会保障，往往被排除在目的地国的缴费型社会保险计划之外，这加剧了她们在目的地国的不稳定性以及遭受暴力和劳动剥削的风险。⁶⁶ 只有 22% 的国际移民工人有社会保护，⁶⁷ 40 多个国家没有为移民家政工人提供法律社会保障。⁶⁸ 在 22 个国家，家政工人没有产假福利。⁶⁹ 在许多国家，移民女工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有限或根本没有，她们往往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只能在妊娠晚期和分娩后不久继续工作，导致母婴健康状况恶化。⁷⁰ 由于无法获

⁶⁰ 劳工组织，*Making Decent Work a Reality*。

⁶¹ Elizabeth Frantz, “Breaking the isolati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media amo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Jordan and Lebanon”, 2014 年 2 月。

⁶² 劳工组织，*Making Decent Work a Reality*。

⁶³ Lisa Blaydes, “Assessing the labor conditions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76, No. 4 (2023 年 1 月)。

⁶⁴ 研究将“强迫劳动”的界定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即移民家政工人：(a) 并非自由受聘；(b) 不是人身自由地在做工；和/或(c) 不能自由地离开工作。香港正义中心，“Coming clean: the prevalence of forced labour and human trafficking for the purpose of forced labour amongst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2016 年 3 月。

⁶⁵ 劳工组织，*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2023: The Value of Essential Work* (日内瓦，2023 年)。

⁶⁶ Jenna Holliday, “Social protection: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ASEAN”, *Women’s Labour Migration in ASEAN Policy Brief Series* (劳工组织和妇女署，2016 年)。

⁶⁷ Jessica Hagen-Zanker, Elise Mosler Vidal and Georgina Sturge, “Social protection, migration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报，2017 年 6 月 28 日。

⁶⁸ 劳工组织，*Making Decent Work a Reality*。

⁶⁹ 同上

⁷⁰ 劳工组织，《2020-22 年世界社会保障报告：处于十字路口的社会保障——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日内瓦，2021 年)。

得卫生保健，往往再加上害怕因遭受性别暴力而被污名化，移民女工在寻求帮助时会更加犹豫不决。⁷¹

三. 会员国报告的措施

22. 会员国在为本报告提供的资料中强调了为打击暴力侵害和歧视移民女工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提供获取服务机会。各国还介绍了反贩运政策，强调了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与贩运人口之间存在重要但往往模糊不清的联系。⁷²

A. 国际文书

23. 自 2021 年以来，加入打击暴力侵害和歧视移民女工行为国际文书的国家略有增加。⁷³

条约	2021 年批准数	2023 年批准数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56	58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190	191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178	178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	150	153

24. 所有报告国均批准或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25. 除中国、哥伦比亚和卡塔尔外，所有报告国均批准或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

26. 为本报告提供资料的许多报告国均加入了劳工组织有关公约。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危地马拉、菲律宾、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是《1949 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本)》(第 97 号)缔约国。所有报告国均批准了《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贝宁、塞浦路斯、菲律宾、葡萄牙和塞尔维亚是《1975 年移民工人(补充规定)公约》(第 143 号)缔约国，摩尔多瓦共和国将考虑批准该公约。阿尔及利亚、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批准了《1997 年私营职业介绍所公约》(第 181 号)。克罗地亚将考虑批准第 97 号和第 143 号公约，而危地马拉正在讨论批准第 181 号公约。

⁷¹ Tan and Kuschminder, “Migrant experiences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⁷² 秘书长关于贩运妇女和女童的报告每两年提交大会，最近一次是提交给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见 A/77/292)。

⁷³ 联合国条约批准情况，见 https://treaties.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clang=_en。

27. 2013年9月5日,劳工组织《2011年家庭工人公约》(第189号)生效。截至2023年5月,有36个国家批准了《公约》(高于2021年的32个),其中包括报告国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和葡萄牙,贝宁正在批准中,克罗地亚、危地马拉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正在考虑批准《公约》。2021年6月25日,《2019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190号)生效。截至2023年6月,27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将于2023年对巴哈马、巴巴多斯、中非共和国、萨尔瓦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拿马和秘鲁生效,2024年对加拿大、法国、爱尔兰和莱索托生效。在报告国中,阿根廷已批准该公约,贝宁和乌克兰正在努力批准该公约。

28. 除上述文书外,几个报告国明确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在保护移民女工权利方面的作用(贝宁、中国、洪都拉斯、墨西哥、秘鲁、菲律宾和葡萄牙)。根据《契约》制定了各项法律;葡萄牙执行《契约》的国家计划面向23项目标,并载有一项加大增强青年和妇女权能的措施。在佛得角,根据《劳动法》,所有获准在该国工作的非本国国民都享有与公民同等的权利。

B. 双边、区域、国际和其他合作

29. 几个国家(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报告批准了《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塞浦路斯防止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协调机构根据《伊斯坦布尔公约》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起草了第一个国家行动计划(2023-2028年),其侧重于让移民和难民妇女了解性别暴力,其中还有一项议定书,涉及遭受暴力侵害的移民妇女何时需要获取性和生殖健康服务。

30. 一些国家报告了促进保护移民工人的双边协定(贝宁、布隆迪、佛得角、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拉圭、菲律宾和摩尔多瓦共和国)。自2021年以来,布隆迪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关于管理移民工人的协议,而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签署了一项确保遵守劳工权利的协议。贝宁签署了几个关于加强保护移民工人和侨民的双边协议。针对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家政女工人数不断增加情况,该国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劳工协定,以更好地管理菲律宾家政工人的安排和就业。

31. 几个国家提到必须开展区域移民合作,包括解决暴力侵害移民女工问题(佛得角、智利、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塞内加尔)。在南美洲移徙问题会议,由智利在主导性别问题专题讲习班,以期防止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非洲社会福利会议包括贝宁和塞内加尔等17个国家,旨在改善成员国对移民工人的社会保护。

C. 立法

32. 一些报告国确认了其宪法框架在促进不歧视和保护移民女工人权,包括保护她们免遭暴力侵害方面的作用(阿尔及利亚、布隆迪、中国、克罗地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内加尔、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例如,阿尔及利亚《宪法》保证会保护合法待在该国的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各国还援引了不会因性和/或性别、种族、国籍和/或其他因素歧视外籍工人和移民的国

家立法(白俄罗斯、佛得角、智利、中国、克罗地亚、巴拉圭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性别平等立法(洪都拉斯、墨西哥、菲律宾和土库曼斯坦)。在白俄罗斯,《对外劳工移民法》规定,不允许因性别、种族、国籍和其他特征歧视移民和移民工人。

33. 几个报告国(阿尔及利亚、中国、克罗地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和土库曼斯坦)的劳工法确保保护移民女工。在中国,《劳动法》规定,移民工人有权获得劳动报酬,有权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有权提起劳资争议。土耳其有一系列法律保障移民身份正常或不正常的外国人可进入劳动力市场并登记注册。⁷⁴ 《土库曼斯坦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规定,无国籍人有权了解自己的权利、从事劳动、获得财产、获得医疗和社会服务。

34. 许多国家报告制定了针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具体立法、宪法条款和(或)刑法(阿尔及利亚、布隆迪、佛得角、哥伦比亚、塞浦路斯、墨西哥、巴拉圭、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和土耳其),有些国家专门将家庭暴力(白俄罗斯、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洪都拉斯、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土库曼斯坦)和杀害妇女(贝宁、洪都拉斯和秘鲁)定为刑事犯罪。哥伦比亚正在进行劳工改革,保障非正规或正规经济部门工作免受暴力和骚扰。塞浦路斯正在起草和实施一项将性别歧视和网上性别歧视定为犯罪的法律。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第 2/2023 号法律修订了一些规范性法案,扩大了受法律保护的反歧视标准,特别是纳入移民妇女,为她们提供适合其需要的系列保障措施,保护她们免受暴力和虐待。巴拉圭第 6973/17 号法令和卡塔尔《宪法》规定保护所有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不论其移民身份如何,而秘鲁则规定对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者实施刑事制裁。

35. 一些国家注意到移民家政女工遭受人权被侵犯和劳动虐待的风险增加,概述了为加强对家政工人的保护已制定的具体立法(哥伦比亚、克罗地亚、科威特、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和塞内加尔)和草案(乌克兰)。秘鲁的《家政工人法》遵循平等和不歧视原则,规定移民和难民与本国家政工人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包括有权获得法律保护以防止被剥削或贩运。

D. 政策

36. 许多报告国制定了针对暴力侵害妇女、包括移民妇女行为的国家行动计划或战略(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菲律宾、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尔维亚、塞内加尔、土耳其和乌克兰)。墨西哥与妇女署协作,制定了《领事关怀性别暴力受害者议定书》,以查明墨西哥移民面临的各种性别暴力,为预防措施提供指导。秘鲁的《关爱受暴力侵害的移民妇女议定书》规定,不论受害者有无身份证件,都应查明情况并关爱受害者。菲律宾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回返和重返社会国家行动计划旨在通过便利获取法

⁷⁴ 《被临时保护的外国人工作许可条例》、《国际保护申请人和国际保护地位持有人工作条例》和《第 6735 号国际劳动法》。

律和保健服务，确保移民女工，特别是贩运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可以安全、有尊严地回返。

37. 确保移民女工能获得社会保护有助于保护其权利。几个报告国制定了向移民女工提供一定程度社会保护的 policy(阿尔及利亚、佛得角、克罗地亚、巴拉圭、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内加尔和土库曼斯坦)。在巴拉圭，移民工人可以在与国民同等条件下加入缴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克罗地亚，移民妇女可以登记领取失业现金福利。

38. 一些会员国(佛得角、智利、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和塞尔维亚)突出强调要努力解决移民与贩运人口交叉之处。危地马拉为防止对移民女工的性暴力、剥削和贩运而采用的模式确定了风险和保护因素，提供了申诉机制和转介程序，并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防止犯罪。在墨西哥，《防止和查明工作场所人口贩运情况检查规约》侧重于妇女、儿童和青少年以及移民，以查明和跟进身处危险或不健康环境的工人案件。

E. 数据收集和研究

39. 虽然有几个国家报告收集了按性别分列的移民数据(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巴拉圭)、性别暴力数据(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巴拉圭、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和贩运数据(布隆迪、克罗地亚、菲律宾和塞内加尔)，但总体上仍缺乏收集和分析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数据。塞浦路斯暴力统计统一数据库侧重于包括移民妇女在内的弱势群体，菲律宾外交部记录菲律宾移民工人在海外遭受暴力情况数目。墨西哥的信息方案让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估计在该国移民女工受暴力侵害情况。

40. 一些国家报告制定了跟踪劳工移民情况的机制(阿尔及利亚、贝宁、佛得角、洪都拉斯、墨西哥和菲律宾)，并指出这些数据可能没有全部按性别分列。洪都拉斯社会发展部最近启动了回返移民援助登记信息系统，该系统汇编回返移民的数据，包括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人口资料，以及移民和回返原因。

41. 一些国家报告就移民女工需要(墨西哥和秘鲁)和公共服务获取机会(智利、危地马拉和菲律宾)进行了一些研究。这包括，秘鲁在国际组织⁷⁵的支持下，于2022年对住在该国的委内瑞拉人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在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收集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需求的信息，另外，智利就移民妇女享有国家方案、服务和福利情况作了两项研究。

F. 预防措施、培训和能力建设

42. 一些国家认为，实施预防措施对于消除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包括消除贩运人口风险至关重要(阿根廷、白俄罗斯、佛得角、智利、塞浦路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土耳其和乌克兰)。许多国家还报告向政府官员提供了能力建设(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

⁷⁵ 移民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塞浦路斯、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和土耳其)。阿根廷召集了系列会议，向官员提供从跨部门和跨文化视角及早发现性别暴力情形的工具，并制定战略，确保移民权利得到尊重。摩尔多瓦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举办了一次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数字层面的研讨会。在移民组织的支持下，塞内加尔为政府制定了一个能力建设项目，为弱势移民提供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基于权利的援助和保护。

43. 许多国家(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贝宁、佛得角、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内加尔和塞尔维亚)强调，提高认识，包括对移民权利和支助机制的认识，在减少移民女工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智利国家移民局举办了针对移民妇女的信息日，传递她们的劳工权利和健康权利以及在遭受暴力和贩运情形中可获取的保护和服务的信息。塞尔维亚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针对可能遭受暴力和/或贩运之害的妇女和女童举办讲习班。

44. 三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和克罗地亚)探讨了防止移民工人遭受劳动剥削问题，而贝宁的劳工与公务人员部正在努力执行一项保护移民工人的国家战略。在阿尔及利亚，劳工监察员接受例如国际劳工标准、包括涉及移民工人的劳工标准的培训，确保遵守与工作场所健康和有关立法和条例，同时旨在打击虐待行为。

G. 保护和援助

45. 许多报告国(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贝宁、佛得角、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洪都拉斯、葡萄牙、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为遭受暴力、包括贩运之害的移民妇女和幸存者提供服务和支持。在克罗地亚，一些法案规定，暴力受害者有权获得心理和专业帮助、法律援助、享有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被收容所收容。该国还为所有暴力幸存者提供免费电话服务，有专门顾问协调登记人口贩运受害者并协调针对受害者的服务。在乌克兰，遭受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个人，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和无国籍者，可获得有针对性的支助服务。

46. 一些国家报告，为移民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医疗保健服务(贝宁、佛得角、塞浦路斯、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拉圭、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巴拉圭在法律上承认移民及其家人有权享有医疗保健。塞尔维亚保障所有人口贩运受害者都有权享有免费医疗和社会援助和住宿，有权工作和接受教育。卡塔尔向移民工人提供贩运和工伤方面的心理和物资支助。

47. 几个国家报告向移民妇女、包括遭受暴力侵害的移民妇女提供就业和培训方案(阿根廷、布隆迪、佛得角、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巴拉圭、葡萄牙和土耳其)。土耳其的一个项目针对妇女和年轻人，对受到临时保护的叙利亚人和土耳其公民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在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能力。危地马拉的回返移民协助窗口将移民妇女与劳动和社会福利部提供的服务联系起来，包括将移民女工与认证和技能机构、培训课程以及创业和自营职业机会联系起来。

48. 对全世界许多面临暴力和剥削的移民女工而言，诉诸司法和有正当程序保障仍是一个挑战。一些国家向遭受暴力、劳工剥削或贩运的移民妇女提供法律援助(阿根廷、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科威特、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在阿根廷，面临性别暴力的妇女和 LBTIQ+移民可求助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和难民融合中心。该中心向移民女工提供保护服务、援助和更好的诉诸司法机会。在土库曼斯坦，人口贩运受害者有权获得免费法律援助；在科威特，家政工人招聘管理局宣传合同当事方权利和义务的信息，并便利家政工人向家政工人所在地的相关使馆提出申诉。

四. 联合国和有关实体支持各国努力的举措

A. 研究和数据收集

49.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续编制关于移民女工的研究和数据，包括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研究和数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促进制定了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气候移民研究方面的数据收集和传播机制。世界粮食计划署投资开展了定性研究，研究所有妇女和女孩在获得粮食和营养援助方面面临的障碍。粮食署也在研究包括移民在内的土著妇女和女孩，探讨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暴力如何阻碍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作为“让妇女安全移民”方案的一部分，妇女署和尼日尔国家统计局调查了 1 200 多名妇女，收集她们从尼日尔移民、进入尼日尔、过境尼日尔和返回尼日尔的经历方面的量化信息，帮助制定更有效的促进性别平等的移民方案，并为决策提供信息。

B. 支持制定立法和政策

50.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续与各国协作，制定政策和立法，促进移民女工的权利和安全。开发署为包括妇女在内的回返移民制定了重新融入当地社会战略，在九个城市开展了针对生计、教育和社会保护需求的创新解决方案。

51.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协调区域和全球工作，促进国际移民政策保持一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为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最近出版的《双边劳工移民协定全球指南》作出了贡献，这是应对农业领域移民工人处境的一个步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正在与国际机构合作，制定境内移民和今后流离失所方面的创新模式，促进围绕加强保护移民妇女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开展讨论。

C. 宣传、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

52. 联合国系统各实体继续支持宣传、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工作，防止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其中很大部分工作是通过联合方案完成的。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和妇女署支持在喀麦隆的移民妇女和女孩，为此开展提高认识运动，让移民妇女和女孩了解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

53. 欧洲联盟和联合国的“聚光灯倡议”旨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特别强调遭受多种形式歧视的妇女和女孩的需求。作为该倡议的一部分，联合国各实体支持海地公共机构建设能力，向暴力幸存者提供全面关爱和保护。

54. 为了确保移民女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联合国各实体侧重于建设数字和技术能力。开发署为在塞尔维亚的回返移民开发了一个数字和信息技术技能培训，并开发了一个工具，增加罗姆人移民在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获得电子服务的机会。开发署还利用经济复兴支持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回返女移民，包括性别暴力幸存者，为此提高她们的数字技能以增加她们的就业机会。

五. 结论和建议

55. 移民可推动妇女权利，但由于缺乏安全和正常的移民途径，以及移民法和劳动法施加的限制，导致移民女工遭受暴力的风险增加。移民女工面临剥削或虐待风险的根源在于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COVID-19 大流行以及越来越多的反移民言论和民族民粹主义增加了这种风险。

56. 尽管有几个国家报告称，已加大努力收集和分析关于人口贩运等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数据，但在收集和传播关于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的按性别分列数据方面一直存在差距。

57. 一些国家已采取步骤提高公职人员的认识，并加强移民女工了解和行使自身权利的能力，从而改善移民妇女诉诸司法的机会。一些国家采取了措施改善移民女工获得社会保护、卫生保健和服务的机会，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58. 鼓励各国落实下列建议，消除对所有移民女工的暴力和歧视，同时增加她们获得司法、服务、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的机会：

(a) 消除基于年龄、婚姻状况、移民身份、怀孕和/或生育状况等因素歧视妇女和女孩的移民政策；

(b) 确保在移民女工切实平等参与下制定国家移民政策，这些政策应促进性别平等，解决移民女工面临的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

(c)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保移民女工的人权；

(d) 加快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特别注重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移民妇女行为并促进增强她们的权能；

(e) 批准和执行国际劳工标准，特别是《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和相关建议(第 206 号)，以及《2011 年家庭工人公约》(第 189 号)和相关建议(第 201 号)；

(f) 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采取立法或其他措施，保护所有移民妇女免受性别暴力，包括工作场所的暴力和性剥削，采取零容忍措施，将包括偷运者

针对移民妇女的一切形式暴力和骚扰定为犯罪、予以惩处并追究暴力行为人和贩运者的责任；

(g) 采取行动，强制雇主和招聘机构公平和合乎道德地招聘移民女工，保障体面工作条件，保护她们免受一切形式的虐待、骚扰和暴力；

(h) 为处境脆弱的移民妇女和女孩，包括性别暴力和人口贩运在内的幸存者 and 面临此类风险者，提供基于人权、促进性别平等的人道主义的入境和居留途径；

(i) 解决移民女工、特别是提供家政和照护服务以及在农村地区农业部门工作的移民女工在移民期间和回返后遭受性别暴力、骚扰和虐待风险增加问题；

(j) 通过提高包括对亲密伴侣暴力行为的认识、建设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诉诸司法和体面工作，确保移民女工安全、成功地重返社会；

(k) 投资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可能驱动妇女移民的不平等现象，包括暴力侵害和歧视妇女行为、不平等获取、控制和拥有生产资源以及妇女因气候变化和灾害面临不成比例的影响，为此确保妇女充分、有意义、有效地参与决策，赋予妇女备灾和有替代生计的能力，并更多向妇女提供体面工作和社会保护；

(l) 确保不论移民身份如何，都能获得促进性别平等的、非歧视性的社会保障措施；

(m) 确保无论何种移民身份的移民妇女和女孩都能获得公共服务，包括特别是性和生殖健康等卫生保健、教育和诉诸司法机会，以语言和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向她们提供关于各项服务的可访问信息，并将移民执法活动与提供公共服务分开；

(n) 确保移民女工不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可不受歧视地平等获得满足其需要的长期、安全、负担得起和无障碍的住房和生活条件，包括为此提供住房咨询和支助，以及获得公共住房的机会；

(o) 确保向所有遭到性别暴力和人口贩运的受害(幸存)移民妇女提供优质基本服务，包括司法、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无论她们的移民身份如何。这些服务应以幸存者为中心，以人权为基础，促进性别平等，并在语言和文化上适当，以响应多种多样的移民女工的特殊需要，包括那些有额外护理负担的移民女工的需要；

(p) 通过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前和数字素养培训等方式，更好地提供关于安全和正常移民以及如何获得服务和支助的准确及时的信息；

(q) 针对数字和网上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日益普遍情况，实施法律、政策和方案，防止对移民女工的各种暴力行为，保护她们的权利，并起诉施害者；

(r) 尊重和支持包括从事移民方面工作的所有人权维护者的活动，确保保护他们免遭暴力、报复、威胁和歧视；

(s) 执行措施，打击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反移民言论，例如为此就促进性别平等的、体恤儿童的、体恤残疾人的不歧视做法培训工

作人员，包括边境官员和执法专业人员，促进文化多样性运动，实施和扩大受害者举报暴力和仇恨犯罪的措施，同时加强识别和援助性别暴力受害者/幸存者，并调查和起诉施害者；

(t) 通过对移民妇女的全国调查和细分采样，更好地收集、分析和传播按性别分列的、关于移民女工状况的数据和性别统计资料，包括网上和网下暴力侵害移民女工行为及其权利受侵害情况。

59. 联合国系统被鼓励支持会员国在各级采取措施，加强与支持移民女工的民间社会组织、人权维护者、合作社和工会等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联合国系统应通过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等途径进一步加强机构间合作，更有力地保护移民女工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